大众日报客户端 大众日报微信 大众日报 DAZHONG

把日子过成诗

□ 刘君

有一年春天，和张中海老师站在南部山区的水库边时，他滔滔不绝地分享着他的钓鱼经。什么时候鱼在睡觉，你连钓也不用钓；什么鱼浅钓，什么鱼深钓；夜钓的时候不要在水边大声说话，还说，他和朋友把这四处的水库都钓遍了，有时候一条鱼也钓不上，水边枯坐一天，依然乐此不疲。

可那会儿我一直走神，天气实在太好了，山里的风到春天时，完全无法隐形，哪哪儿都能看到它们，树枝轻轻扭动，树叶摇头晃脑，天上的云拖曳出长长的尾巴，水面则布满了涟漪，一圈一圈，你推我，我推你地涌到岸边。

春天真是个奇特的季节，生长万物，也生长诗意。

能让张中海老师滔滔不绝的还有诗歌，他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非常知名，以“新乡土、白描、语感、叙事元素”等概念成为国内乡村诗歌的代表人物。如今诗心不已，著名评论家李掖平老师说，“他的诗中既不见一个花甲老人语重心长的教育名言，也绝对没有正义凛然大词叠加的标语口号，有的只是睿智的思力和洞彻的语调。”

在最近的一次山东女散文家沙龙的讲座中，张中海老师提出散文作者最好写点诗。他说，诗不同于散文的端正，它是另类的东西，需要打破常规。而散文写久了，容易进入一种套路，需要打破它，让诗歌精神给散文以持久的蓬勃和盎然的生气，以及绵长的意味。

虽然在写作者眼中，散文和诗歌是有清晰分野的。阿根廷诗人、小说家、散文家兼翻译家博尔赫斯说过，“诗歌停止的地方，散文就开始了。”散文诉诸理性，诗歌诉诸感性；散文是外视角，诗歌是内视角；散文是清醒的，诗歌是醉的；散文是干粮，诗歌是酒；散文是将军，诗歌永远是战士，但并不妨碍它们之间彼此借鉴。

直言“喜欢淳朴的东西”的张中海老师，一语道破诗歌和散文语言的魅力：“只有质朴，才能感人；只有婉转，才能动听。”

有一次他带着小孙女去钓鱼，不一会儿就钓上来20多条鱼，小孙女捡来四片金黄色的杨树叶和一根狗尾巴草，说是颁给他的四颗金星和一个奖杯。他特别激动：“孩子的想象力多好，这就是诗的语言。”

诗歌要写自己的生活，写自己的内心，张中海老师说，还要有自己的表现手法，有自己的思考，才能写出独特的味道来。

而且诗不必在远方，它就在我们身边，不信你去问问山上的花花朵朵，田野里忙忙碌碌的蜜蜂，它们一定点头称是。仿佛只要内心安静下来，周围的一切都会生动起来，诗意起来。无论是果实还是花朵，无论是树木还是荒草，无论是端庄，还是戏谑，即使是蚂蚁，还有金龟子，都是一首诗中的字符。

即使在生活中不能成为诗人，也要活得像个诗人，即使一首诗不写，也要让自己过一种诗意的生活，这样写起散文来可能更会多一点儿鲜活的气息。

就像《大地的主人》中，“父亲种植粮食，关心粮食，种植蔬菜，关心蔬菜。一个庄稼人应该做的事情，似乎与诗无关，但事实上又与诗有关，父亲生活在诗里，父亲在做诗里的事情。”

就像《母亲的书法》中，“儿女五个虽各有所成，母亲给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别强求，看缘分，顺其自然最好。”

这样的每一天，都是诗。

编辑手记

他山之石

那些春天

□ 王全纲

山里的春天是朴素的，一如这山里的人。没有喧嚣，没有谄媚，山林树木还看不到绿色，唯散落在山野沟畔的野樱桃突兀地开着白色的花，恣意地，毫无规则地挺立在春风里。一只毛毛虫在村道上缓慢地爬行，我不知道这虫是什么时候从土里钻出来的，但它分明是在告诉我，这高山的土地也在渐渐地苏醒。呵呵，时光倏忽而逝，这是我和驻村队员们在这个高山村落的第四个春天了。

下雨了，微风裹挟着雾气，在湿漉漉的氛围里，我感觉到了些许凉意。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农，这是我的老熟人。他喜滋滋地说，这个雨好，这个雨好啊！干了一个冬天了。我问是不是该种苞谷了。他说，这高山地方还得一个月，种地得种在时候上，不然种子会烂掉，还要等。是啊，我和工作队员们也在等，我们每个人都已经错过很多“时节”了，但是我们就像是被春光遗忘了，迟迟等不到消息。我顺脚踢了一下路边的一个空水瓶，当当的响声滚动了很远。

我知道，此时山下的世界正上演着一场盛大的花事，那些名贵的或者普通的、盆栽的或是野生的、木本的或者草本的各色花儿争相绽放，就连县城树上的假花依然毫无愧意地招摇在枝头，制造着绚丽的假象。一时间，真的、假的、高的、矮的，各色花木相互混淆，个个使尽浑身解数，以求在春光里完成自己的灿烂，期待着人们的垂青。有人干脆从外地空降花木，也加入了争春的行列。于是，在这个季节，争艳的结果注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

我就是一棵小草，注定开不了花。我厌倦了那些花事的热闹，静静地回想走过的春天。那些春天，散发着乡野泥土的芬芳，绽放着乡野自然而然的纯粹，呈现着乡民朴实真切的情怀，留下了值得一生珍藏的记忆。

那些春天，山间小路依然铺满了厚厚的落叶，间或还有残雪，山高路远，爬坡上坎，我们鼓起勇气，毅然前往。我们肩上担负着全村70%农户的脱贫任务，在这边远偏僻的高山村落，压力大过了眼前的大山。危房改造、拆除重建、移民搬迁，我们踏破脚板，磨破嘴皮，动员群众互帮互助。

那些春天，春节的喜庆仍在继续，远山近岭不时响起热闹的鞭炮声，我们逐户动员外出打工，发展产业。看着亲人与外出打工者依依不舍的情景，看着打工者留在雪地上深深的脚印，我们也忍不住热泪盈眶，但我们更坚信他们一定会不负家人的期望。冯家的牛又下小牛了，小牛的出世让他家的养殖数量达到了八头。何家的养猪合作社终于挺过了低迷的市场行情，给入股的农户分红了……几年来，在这大山深处，群众从来没有因为收入下降而进入监测户行列，人均纯收入逐年增高。

那些春天，为了村里的道路、电力、饮水、民政专项救助，我们四处奔走，千方百计让项目资金落地；人居环境整治，我们亲自动手，为农户示范；疫情防控，我们加班加点，巡查、驻点严阵以待；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，我们披星戴月，入户讲政策，开会作宣传，终是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……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，我们分别是60、70、80、90后，但我们都相扶相携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我们是战友更是兄弟！老汤强忍丧子之痛，在村里一驻就是四年；来自大城市的小焦撇下年幼的女儿，三年里，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，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村里的扶贫上；第一书记小杨的妻子住院手术，病情稍一稳定便急急地返回村里；90后小张一再推迟自己的婚期。我生病住院手术期间，他们主动承担我的工作，确保了各项脱贫任务如期完成。

那些春天，我们也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。一杯滚烫的苞谷酒，这是山里人每家每户招呼来人的习惯。我们每到一户，总是被这样的热情包围，喝一口，足以让我们铭记一生；立春前后，家家户户杀年猪，农户争相邀请，那热气腾腾的农家宴，是他们滚烫的心，是浓浓的情，我们没有理由拒绝。

今年的春天，山里许多农户趁着大好春光正在修建新的楼房，连同正在修建的，已有十多户楼房矗立了起来。老农，我的一位老朋友拉着我的手说，你们来的时候，村里没有一辆小车，如今，村里已经有三十多辆了，真是不敢想啊。听说你们今年要走，你们走了，我们还真不习惯呢。末了，他强调说，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，大家都在这么说。我说，这不是还没走吗，即使走了，也会经常来看看的，到时候我要喝你亲自煮的头道苞谷酒。他说，那有啥问题。

山下的花们或许仍在争奇斗艳，但春天是博大的，它必定会给每一个生命以绽放的机会，给每一朵花蕾该有的位置。而我和我的队员们只是这山野的小草，虽然开不了花，但我们并不羡慕万紫千红，因为我们是这山野的一抹绿，一抹为乡亲、为家人朋友带来温馨希望的新绿。

流年碎笔

大地的主人

□ 武夫安

头年秋天播下的麦子，在充沛的雨水浇灌下快要成熟了等待着收割；头年入冬前在房后的空地里栽下的大蒜，现在蒜薹像狗尾巴一样摇来摇去……然而种植这些作物的人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放下所有的事情走了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。作为大地的主人，他第一次不负责任地走了……

大地的主人对于大地上的任何事情，都是很负责用心的。比如从一粒种子播进地里抑或一棵秧苗插入泥土开始，关注庄稼生长的每一个过程，每一个细节。拔掉一棵草或者整理一个秧蔓，父亲都会弓着腰低下头认认真真、仔仔细细地去做。对待庄稼的态度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，无微不至地呵护，没有语言的交流，只有目光的注视，而且都是那么的执着而细致。

弓腰做事，挺起腰杆做人。父亲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父亲没有文化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更不会总结这么深的道理，但是父亲的一生就是这么做的。

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……

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，而这个诗人年纪轻轻就卧轨自杀了，他的幸福生活永远停留在他的诗里。而父亲不懂诗，更不是诗人。父亲种植粮食，关心粮食，种植蔬菜，关心蔬菜。一个庄稼人应该做的事情，似乎与诗无关，但事实上又与诗有关，父亲生活在诗里，父亲在做诗里的事情。

有一年，麦子快要成熟收割的时候，父亲指着远处的麦地说，那些晃来晃去的麦穗，头摇得像货郎鼓一样的颗粒不会饱满，可能没有结粮食，而那些低着头的才是饱满的麦穗。事实上，父亲做人做事都是与诗有关的。

在一次雅集上，朋友高谈阔论，一定要努力赚钱，等他老了，有钱了一定去农村买个院子，盖一座小楼，种一片菜地，每天种种菜，喝喝茶，养养花，访访友，过上诗一样的田园生活。

我当时真想接一句，我父亲一辈子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。

父亲最自豪的事情是他盖的房子，两层小楼，面积足足有500平方米。毛竹掩映的大门，几十种树木、花草围绕着院子。有核桃树、石榴树、银杏树、杏树、枣树、花椒树、皂角树、柿树、家槐树、杨树、无花果树、樱花树、葡萄树、香椿树、楝子树、桑树等。父亲爱栽树，母亲爱养花，我家院子里花也有几十种，月季、玫瑰、芍药、凌霄花、仙人掌、七点半花、富贵籽、蟹爪兰、地黄等。从春天开始，绿色的主旋律环绕着整个院子，各种花香次第飘来，梦里会被花香缠绕，早晨可能被多种鸟鸣叫醒。

从春天开始，每天的早上和晚上是父亲和母亲在院子里喝茶看花的时间。这个时间段，经常有邻居来串门聊天儿，有的来到院子里，一起品茶，一起赏花，有路过走到门口打个招呼就走的，也有站在路边和父亲母亲聊上几句再走的。问问东扯扯西，也就是那几句，吃饭了吗？喝水了吗？家来坐坐吧，喝口水再走吧，等等闲言碎语。

春天，父亲在房后的地里种地瓜、花生等各种庄稼，在院子里种各种蔬菜，绿色和花香弥漫在房前屋后，时不时地伴着几声鸟语。

父亲对待每一棵秧苗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细致入微，小心翼翼地除掉挨着秧苗跟前的野草，仔仔细细地松土。看着绿油油的秧苗旺盛地生长，抽枝，拔节，开花，结果，父亲的脸上就绽放出笑容。

父亲的生活是很有规律和节奏的，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，打开房门透透气，到小房子里烧上几壶开水，然后和母亲一起泡茶品茶。然后他去地里干活，母亲去做饭。日子就是这样慢慢地过着，时光就是这样慢慢地熬着，生活就是这样慢节奏地进行着。

到了中午，父亲便和母亲到西跨院的后大门的走廊里喝茶、抽烟，后大门对着庄稼地，远远地望着庄稼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生长。父亲和母亲有一句无一句地，聊着天，有时，或者因为某些小事有了分歧，拌几句嘴。每逢这时，父亲总是不吭气了，母亲好强，父亲总是让着母亲，他们的争吵转眼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每天晚上天黑之前，父亲总会坐在前大门口的台阶上抽烟，望着来来往往的路人，时不时地和别人说个话，聊会儿天。这是父亲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，通往市里的307路公交车在我家门口有一站。父亲总能准确说出有多少趟车，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发。然后告诉来来往往等车的人，这些等车的人都是乡里乡亲，父亲与他们说话时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像见到了好久没有见到的亲人。

日子在不知不觉间一天天地度过。把收获的粮食，比如麦子、花生米，豆子等放在一楼的一间足足有60平方米的储藏室内，分类放好。

到了每年的秋末冬初，暖暖太阳照着，母亲就会找来村里勤快的妇女帮着把麦子、豆子、红薯干儿混合在一起磨成粉烙上几天煎饼。煎饼一烙就是上百斤，烙这些煎饼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吃，更多的是分给左邻右舍或者外出打工刚刚回家的亲戚们，母亲每年还要熬一些老咸菜，一同分给亲戚朋友。

父亲和母亲一直认为与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分享是件很幸福的事儿。因为父亲和母亲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笑脸上看到了幸福，这也是他们的幸福。

父母做的这些琐碎之事，使得他们在村里有了好人缘。我常年工作在外，一年回不了几次家，家里的亲戚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看望父母，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帮着干的，有没有什么缺的少的，或者坐下来陪他们聊聊天。

入冬之后，地里已经没有了农活。父亲总会把修理果树时剪下的树枝以及一些废弃的木头，用锯子锯成一截一截，再用斧头或者镢头劈开。整整齐齐地码在墙角，一摞挨着一摞，成了冬天取暖做饭的材料。

父亲和母亲一直固执地认为用柴火熬出来的菜，做出来的饭还是最可口最香的。一般情况下是父亲烧火，母亲炒菜，父亲一边烧火一边捡起一个正燃烧的木棍把烟点着，然后深深地吸一口，换来的是母亲的一阵唠叨。这时父亲故意岔开话题，说谁谁又来电话了吗，谁谁家里的庄稼长得如何如何。

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着。不经意之间，父亲放下所有活计走了……

非常文青

母亲的书法

□ 许志杰

十几年前乔迁新居，父母莅临视察，我开玩笑说来了也不送个纪念品，父亲说让你娘题个字吧。母亲会写毛笔字？之前一次也没听说过，更没见过母亲的书法。母亲说，小时候上私塾时跟着先生写了几年，不太成样子，放下笔之后再未写过，一晃快八十年了，都忘了怎么拿笔了。听话听音，听母亲这么一说，似乎老人家还能来几笔，我说忘了不要紧，照着字帖描上几次就想起来了。我虽不常动笔，纸墨笔砚还是书房之必备用品，于是，铺了毛毡，文房四宝一一摆开，裁纸、研墨、洗笔。母亲站在了书桌前，拿起笔，平整一下宣纸，好像还运了一口气，毕竟那么多年没有动过笔了，父亲、哥和我站在一边也屏住呼吸，静等母亲下笔。

写什么字呢？母亲问我，我说您随意吧，要不就给我的书房题写一个名字。我的书房正南向对着千佛山，山上最大的弥勒佛坐像微笑向北，仁者乐山，那就叫“佛山书坊”吧。父亲问为什么用“坊”而不用“房”，我说咱老家不是坊子吗，作个纪念，再说了房子仅仅可住，而“坊”字的概念更广阔，即可住又可作，所谓作坊是也，寓意不仅在这里住好，还要看书、写书、出好书。父亲称是，母亲要我把这几个字写在纸上，照着写，以免写错。蘸墨、下笔，第一笔下去，就看出母亲的书法功底十分了得，手握毛笔还是那么有力，执笔姿势轻巧优美，下笔虽不那么熟练，却也是笔画有序，尽显章法，一眼便知书法底子很厚。第一幅，又一幅，写到第三幅已是看上去非常之好，我赶紧恭恭敬敬放到一边，请母亲歇息，嘱其以后可以每天写几张，不必急于求多。此后几日，母亲坚持每天写几幅小字，除了“佛山书坊”等个别作品是我命题，其他大都是母亲自己想出来的词语，天下太平、顺其自然等，或许是母亲此时此刻最大的心愿。

母亲似乎还掌握着一定的书法理论，有一次我写了“如意”俩字，母亲一旁指点，优缺点说得头头是道，尤其母亲说“如意”不能太拘谨，又不可过于张扬，稳重雅致才符合这两字的本意。看母亲重新燃起了书法热情，我就请篆刻高人刻了三枚印章，一枚是母亲名字“焦美章”的阳文，一枚是名字的阴文，还有一枚“随心”闲章，让母亲带回家去，随写字随嵌印盖章。我跟母亲开玩笑说，盖上章您的字就值钱了。父母回去之后，我请济南著名木刻家梅傲雪把“佛山书坊”制成木匾，见多识广的梅傲雪对母亲的书法评价甚高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这么多年不写，却出手不凡，很标准的颜体，正、雅、秀，什么叫基本功，这就是再扎实不过的童子功。梅先生还捎带着批评时下有些所谓书法家，楷书不会写就直奔篆书、行书、草书，甚至丑书而去，简直是对书法的极大不恭。梅傲雪下了很大功夫，上好的楸木，精雕细琢，甚是精美，挂在书房，无论谁来，都在“佛山书坊”下拍照留念，成了我家朋友圈网红打卡地。

这几日忽然想找一幅字表达一下庚子之年的心情，拿出母亲写的一些条幅，一下就相中了“顺其自然”，非常符合我此时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心境。我的书房自从建起之后，只长年挂过母亲的字，很多名人字画都是拿出来欣赏完了接着就归藏入库，唯有母亲的字与我相伴，从未缺席。母亲是一个于世不争、与人为善的人，首先源自老人家淡泊利益、顺其自然的心态。儿女五个虽各有所成，母亲给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别强求，看缘分，顺其自然最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感到不仅母亲留下的墨宝珍贵，其所书内容更是我们受益终生的处世箴言，日常规矩，一日不可不省，无日不可不念。请人把“顺其自然”錾刻在紫砂壶上，既符合好茶壶自然流畅的特性，喝茶时便想起母亲说的规矩和礼貌，诸如茶水不能倒满，倒茶时壶嘴不能对着客人，不能当着客人把茶杯剩茶水倒掉，使这些朴素的茶文化传承下去，注入更多的生活气息。

母亲的书法中有一幅“吾家潍县”，也是应我请求写的，过去我们老家地属山东省潍县，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改为潍坊市坊子区，但老潍县情结依旧。我想平时多写一些与老潍县有关的文章，汇集起来，书名就用母亲题写的《吾家潍县》。记得母亲一连写了几幅“吾家潍县”，饱蘸浓郁的家乡深情，力透纸背。只是这个许了十几年的愿尚未实现。母亲最爱养育她的故土，看见母亲的题字犹如听到老人家的谆谆嘱托，我定努力用功，争取以最快速度保质保量完成任务，交一份不仅合格而且优秀的作业给亲爱的母亲。

读史札记

都是性情惹的祸

□ 高晓亮

杨修被曹操诛杀，根本原因不是他聪明过头犯了错，而是他性格恣睢无畏惹下祸。

《典略》记载，杨修字德祖，出身于官宦世家，博学多才，思维敏捷，建安中期，被举孝廉，担任曹操的主簿(秘书)。起初，杨修工作尽职守责，不管是分内还是分外的事情，他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干得妥妥当当，经常受到领导的口头表扬。又因为杨修有才华、有见识，曹丕、曹植以及曹操周围的文学青年、文艺大叔争相和他往来，与他称兄道弟，杨修人气爆棚，可谓京师许昌“网红”，声名大噪。

若是杨修把他的才华用于著书立说，日后可能会有所建树；或者，把他的能力用于辅政济民，也可能会建一番功业。可是，杨修偏偏熏染上汉末名士婞直遗风。沾染上这种风气的文人，往往没有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，做人行事无戒惧，不敬畏自然、道德和规矩，也不敬畏权势和权势人物。不在意他人，只在乎自己，一味追求超越规则之上无拘无束的快感和任性放纵的快意。

《世说新语·捷悟》记载，杨修随同曹操路过曹娥碑，曹操看见碑的背面写着“黄绢幼妇　外孙齑臼”八个字。曹操问杨修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杨修自信地回答说：“知道。”曹操摇摇手说：“你先不要说出来，让我也想一想。”走了三十里路，曹操才说：“我已经想出来了。”于是，他叫杨修把答案写出来，杨修诡秘一笑，得意地写道：“黄绢，是有颜色的丝，色丝合成‘绝’字；幼妇，是少女的意思，少女合成‘妙’字；外孙，是女儿的儿子，女子合成‘好’字；齑臼，是承受辛辣东西的，受辛合成‘辞’字。这就是‘绝妙好辞’。”曹操也把自己的理解写下了，结果和杨修的一样。曹操呵呵大笑，对左右随从感叹说：“我的才智竟然与德祖相差三十里。”此刻，曹操的笑并非发自于内心真实、真诚的笑，是敷衍杨修，掩饰自己窘迫的笑。

你想呀，老曹是何等人物？他不但是一个胸怀霸业、为人自负的野心家，而且是一个善作诗赋、文辞华美的文艺大叔。下指示、作部署，一贯云山雾罩，朦朦胧胧，只给点提示，让部下自个儿去揣摩。世故练达的部属多会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，做出一副不知所以然的样子，恭恭敬敬地向老曹汇报，请求明示，以迎合曹操的神秘心理，满足其胜人一筹的虚荣心。贾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。曹操私下问贾诩对立嗣的看法，贾诩明知曹操已内定曹丕为接班人，就是佯装不知，沉默不语。曹操问他为何不答，贾诩说他在想袁绍和刘表，逗得曹操大笑。可你杨修倒好，众人皆醉你独醒，没有眼色，不识时务，这让曹操情何以堪，颜面何存？曹操毕竟有风度，当场不便发作，就给点笑容，让杨修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味道。遗憾的是，杨修并没有体会到曹操笑容里隐含的深意。或许，正是因为杨修不收敛、不住手，自行其是，从而陷入了曹丕与曹植“世子位”争斗的漩涡，触动了曹操最敏感的神经。

《资治通鉴·卷六十八》记载，曹操经常出题检验曹丕和曹植处理政务的水平和能力，以此来决定他的“接班人”。杨修与曹植的关系要好，他很希望好哥们能继承世子位，于是，暗地里擅自揣度曹操的心理和习惯，草拟出十余条答辩词交给曹植，要他按照老爷子的题目从中选择合适的答案应答。曹植也可能是急于表现，而忽视了时间逻辑关系，所以，曹操的问卷刚到，他就把答卷交上去，速度之快、效率之高，让曹操惊讶不已。当杨修听到曹操夸奖曹植时，如同打了一个酒嗝，极度畅快。一次，曹操故意出了一道难度很大的问题给曹植，曹植没有察觉出老爹的用意，依然和往常一样速战速决。曹操怀疑曹植作弊，便派人暗中追查，“杨修代答”真相这才浮出水面。

曹操虽贵为魏公，但他也是一个父亲、一个家长，出题模拟考试无非是想锻炼儿子独立思考与处事应变能力，不断增进他的才学，逐步提高他的成绩，你杨修似乎是“狗拿耗子——多管闲事”，竟然越俎代庖，大包大揽，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，手伸得未免太长！曹操生性多疑，岂能容你随心所欲，任意妄行，如果再不找机会拾掇你杨修，说不定以后还会生出什么幺蛾子，还不把王位传递与基业传承的大计搅得七荤八素。于是，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，罗织“袁术的外甥，泄漏训诲，交结诸侯”三条罪名，把杨修咔嚓了。

杨修真的没有思考过随性放纵带来的后果吗？他思量过，而且想得很清楚。《典略》记载，杨修在受刑前，对他的老朋友说：“我自以为多活了些时日，死得有些晚了。”这句话大概有两层意思，其一：我杨修一生放荡不羁，无所畏惧，把道德、规矩甚至是生命都视作“游戏”，在虚幻的“游戏”中卖弄炫耀自己的才华，乐此不疲地追逐被人称赞的快感与纵情的快意。因此，多番惹恼魏公，早该被处斩，好在魏公大度，让我多苟活了些日子。其二：魏公因我犯错而迁怒曹子建，又因为我死得太迟了，以至于连累他没能登上世子位。很显然，杨修的遗言应该是肺腑之语，是他最真实的自我评价。

杨修之死，可悲、可叹，但不可怜，因为他的死既没有道德价值，也没有社会价值，或许，这也是陈寿没有给他立传的原因之一吧。如果硬要找些同情和安慰，他还真有那么一丁点启示作用：人可以不聪明，也可以无才华，但不能不知敬畏。察势行事，适可而止。